

第一回 小才女家學紹書香 老學士文心沉渭水

詞曰：男子賦形最濁，女兒得氣偏清。紅閨佳麗秉純陰，秀氣多教占盡。崇嘏連科及第，木蘭代父從軍。一文一武實超群，千古流傳名姓。

調寄《西江月》

從來天地綺麗之氣，名花美女，分而有之。紅閨佳麗，質秉純陰，性含至靜，聰明智慧，往往勝過男人。所以詞上說男子重濁，女兒純清。賈寶玉道得好：「男子是泥做的，女兒是水做的。」足見女勝於男，昭然不爽。至於椒花獻頌，柳絮吟詩，那些曹大家、賈若蘭等人，我也記不清楚。單看這詞上一文一武，留名千古，又有那個男人及得他？看官莫謂他兩個，就空前絕後，聽我說個奇女子，文武全才，尤為出色。我非但說一個，還要說兩個，竟是一個克紹書香，一個守成家業，不但生同斯世，而且萃於一門。

朝中有個內閣學士，姓松名晉，號叫仲康。原籍錢塘江人，是個世家，七代簪纓，祖孫宰相，兄弟督撫，父子都堂，叔姪鼎甲，家財千萬，自不必說。這位松學士，家世本是經章學術，十九歲就登第，入了詞林。有一位乃兄，也曾中過舉人，十餘歲就去世了。到了松學士，已是三代單傳。夫人李氏，亦是巨族之女，兄弟榮書、麟書，皆為顯宦。生下了二子二女，長女寶林，長子松筠，是夫人生的；次女寶珠，次子松蕃，是妾所生。寶珠生時，松公夢人送他一枝蘭花，只道是個兒子，逢人誇張，誰知生下來是個女兒！

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慶，他就將錯就錯，告訴人生了兒子。皆因望子心殷，不過聊以自慰，徒做個熱鬧生日。後來雖然有了兒子，松公仍不能說破。寶珠五歲就請了先生，同姐姐上學。兩個姿色聰明，俱皆絕世，幾年之中，文章蓋世，學問驚人。松公見兒子尚小，就把他作為兒子撫養，不許裹腳梳頭，依然男妝束，除了幾個親人之外，一概不知，都叫他做大少爺。

光陰易過，寶林十四歲，就不進書房，松公將內外總帳叫他一人管理。寶珠十三歲，與兩個幼弟仍在館中誦讀。也是事有定數，松公忽發狂念，見內姪李文翰附大興籍考試，暗想自己的雖是假兒子，何不也去觀觀場？就替他取名松俊，號秀卿，遂一同報名進去。他兩個本是聰明宿才，俱皆高標出來。

八月鄉試，又是文星照命，文翰中在二十九名，寶珠倒高高的中了一名經魁！合家歡喜，自不必說。惟有寶珠心中不快，只是何故？他今年也有十多歲，知識已開，想自家是個女身，如何了局？每常憑花獨坐，對月自傷。他做房在夫人套間裡，兩進前三間做書房，後三間兩廂作臥房，收拾得富麗輝煌，與繡房香閣，一般無二。有兩個丫環，叫做紫雲、綠雲。紫雲與他同歲，還大兩個月，綠雲小兩歲。

紫雲姿容美麗，性格聰明，能知寶珠各事之意，私對寶珠道：「小姐今年歲數不小，雖說中了舉人，究竟有個葉落歸根。老爺、太太俱不想到此，只圖眼前熱鬧，不顧小姐日後終身。就如大小姐，現在與李少爺結親下禮，何等風光！小姐又不好自說心事，依我看來，不如先將腳裹好，日後要改妝，也就容易。不然，再過兩年，一雙整腳，就是吃虧，也裹不下來。」寶珠道：「就是裹腳，我也不便說。」紫雲笑道：「裹腳何必告訴人？我替小姐裹就是了。只要靴子裡襯些棉絮，就好走路。但裹的時候，要忍些疼痛呢！」

從此紫雲就替寶珠裹腳，正正裹了一年，也虧忍疼得起，竟裹小了，雖有五寸長，竟然端正。日間在外，仍是男妝，晚間回房，方改女妝。他姐姐素性嚴厲異常，妹子兄弟以及家中奴僕，無不怕他，所以帳目等件，筆筆分清，誰敢欺心！寶珠見兩個兄弟已過十歲，要將改妝之意露在姐姐面前，一者懼怕，不敢啟齒，二者害臊，不便開言。

且說松學士內有女兒理事，外有假兒子應酬，倒也有趣。春闈點了副總裁，女婿兒子，遵例迴避。及自出闈之後，松公受了風寒辛苦，病了幾天，就去世了。可憐松學士五十二歲，百萬家財，一身榮貴，化一場春夢。家內妻子兒女，哭泣不休，還虧有個假兒子治喪，寶林內理調處，井井有法，更有李公父子，也來相助。寶珠作為長子，承繼大房，服制只有一年。從來說人在人情在，不是有個舉人兒子，也就冷淡了，寶珠見家中無人，父親去世，改妝之事，則弄得欲罷不能。月下燈前，常常墮淚，一則思念父親，二則感歎自己，三則家資無數，兄弟又小，雖有姐姐精明，總之是個女流，不能服眾，倒弄得心裡千回百轉，就借著父親的靈牀，哭自家的苦氣。

寶林最是留心，久已窺見妹妹之意，晚間無事，常到套間裡來勸他，說：「父親已死，兩個兄弟太小，外事在你，內事在我，你我二人，缺一不可。你須念父母之恩，代領小兄弟成人。而且家財又大，外面生理雖有，我總理大權，究竟是個女兒家，人不怕事。你如今是個舉人，可以交接官場，書香仍然不斷，人就不敢弄鬼子。」

姊妹們談到傷心之處，不免也相抱痛哭。寶林又道：「我勸你明年除了降服，恩科還要會試，遮人耳目。你的心事，我也知道，候兄弟長成，你也不過十八、九歲，我自然同母親說，總叫你得所罷了。」二人復又抱哭。

夫人知道，格外關心，有時也勸他們兩句，無如愁人說與愁人，轉增一番傷感。松公七中，免不得開喪受弔，百官上祭，也還成個局面。他家做官多年，就外邊立了墳墓，離城不遠。寶珠領了兩個兄弟，將父親安葬好了，回家守制，足跡不出門外，只在家內同姐姐料理些家務，連房屋也整理一番。松府住宅甚大，本是他祖太爺的相府，八字門牆，門樓裡面，鼎甲扁額，以及尚書宰相、翰詹科道的扁額，不計其數。進儀門一條甬道，一眼無際，廂房兩邊甚多，上面就是大廳，過穿堂、二廳、三廳，住宅七進，後樓花園，中間明巷，左邊住宅，是住廳、大廳、二廳、花廳、船房、書房；右邊還有兩個住宅，前面轎房、馬房等屋，俱在其內，外有廚房。

松公在日，帳房在右邊宅子，松筠兄弟書房在左首照廳上。寶林商議更章，將書房移在船室內，帳房移在照廳上，右首空下來的宅子，著各執事家人分住。中間正宅第一進住宅，作為內帳房，第二進，兩個小公子對房居住，夫人仍居第三進，寶林在第四進。對房裡排列些硯台筆墨、大小帳簿等件，自己的臥房內外，收拾得十分精緻，牀帳被褥、桌椅器用，華美異常，真是香閣似海，金屋藏嬌。

有兩個貼身女，一名彩雲，一名彩霞，是寶林的心腹，小帳目等情，彩雲等多可作主，所以他的侍兒格外有權，人都怕他幾分。後進宅子，是姨娘領的奴僕居住。後樓鎖斷，著家人帶火器弓矢在上面防夜。當日松公還請了兩教習來保家，也就住在樓上。

寶珠仍在夫人內房，由廂房六扇小格子進去，方方的一小間，有四扇白粉屏風，天井內迴廊曲檻，瓦字欄杆，上一間一帶玻璃窗格，陳設精雅，當中掛一幅《漢宮春曉》，左右有一副盤龍金箋，對聯是墨卿的大筆：桂子秋風天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
DocuFreezer

隔開，左一間排列許多書櫥，以及各樣花卉盆景；右一間筆硯琴書，佈置楚楚。上面一帶書架，列成門戶，中間屏風反隔斷了。

由右首書架暗門轉進去，就是裡間廂房，對面也是一重書架，當中嵌一面穿衣大鏡，有西洋關楨。推開來就到三間內房，外面皆用玻璃環繞的。掛窗上首，寶珠隔著臥房，右首廠著一排紫檀椅子，有張大炕，幾席華美。

炕後有個小房，乃紫雲、綠雲做臥室，掛一個中堂，是個墨筆洛神。香几桌上，周彝鼎器，匙筋爐瓶，西洋鐘錶，無不備具。桌椅杌凳，花梨紫檀，墊褥被圍，雲錦顧繡，一帶書櫥衣架，排列儼然，一個精工落地。

房裡面一張玻璃大牀，帳幔被褥，錦繡妝成，金鉤金鈴，各件俱備。兩邊紅須有數尺多長，燦爛輝煌，似一片雲錦。壁上四幅群仙高會圖，洋鏡掛屏，佈滿窗前，一張長大理石桌，排設工雅。廂房裡鏡篋珠箔，金翠輝煌。在玻璃內看天井裡，有各色花草，蘭蕙最多。

此處房子，寶珠取其緊慎，一時改個女妝，沒得閒人看見。只有大小姐時常進來，連夫人、姨娘，無事總不到的，兩個小公子，更不敢擅入。此刻寶林、寶珠姊妹，商量要事，皆在其內。

且說寶林、寶珠二人，本非同胞姊妹，性情自然各別，一般總是國色的面貌，更有不同，寶珠是柔媚一路，瘦瘦的身子，長長的臉兒，春山橫黛，秋水含情，杏靨桃腮，柳腰蓮步，猶如海棠帶雨，楊柳迎風，軟溫溫無限丰韻，嬌滴滴的一團俊俏，且有一種異人之處，滿身蘭花香氣，醉魄銷魂，到了暖天，淌出汗來，格外芬芳競體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羞花閉月之貌。論他的性情，聰明不露，寵辱無驚，奸滑非常，權變已極。到底是個女子，又在髫年，未免失之柔弱，將來閱歷下來，自然也要好些，不然後來那番功業，也乾不來。

寶林則又不然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腰細身長，宜喜宜嗔，似羞似怒，柳眉暈殺而帶媚，鳳眼含威而有情。性氣燥烈異常，生小嬌癡已慣，且好的是潔淨，美的是風流，敢作敢為，有才有智，出言爽快，作事剛方，家內人怕他，自不必說，就是各業的老年管事，見他也是服服貼貼，不敢仰視。他行事說話，也處處服人，人亦不敢弄鬼欺他，就欺他亦欺不過去。雖是個小女孩子，比歷練老到的人，還要精明百倍呢！至於那算法小技，尤為精工入神，所以他如今掌家，百事振作，倒比松公在日，反有些頭緒起來。

轉眼之間，一年已過，卻好去年有個閏月，寶珠二月初旬已起了服。一日，李文翰同了一個年家之子到來，這人姓許名翰章，號文卿，是新科亞元，生得風流出眾，矜貴不凡，齒白唇紅，神清骨重，好比潘安再世，宋玉重生。再論胸中才學，竟是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，同墨卿比較起來，品貌文章，真是一對，還覺稍勝半籌。他父親也是朝臣，與松府本是世交，與寶珠又是同案，前次也曾會過，如今同墨卿來約寶珠，一齊去會試。不知寶珠去是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